

好书推介

# 一树桃花千朵红

■王天瑞

在小学里,在很多人家里,在街头巷尾,在大树荫下……我看到很多戴红领巾的翩翩少年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厚厚的书。我问,小朋友,看的什么书啊?他们扬起稚气的笑脸,双手捧起厚厚的书,喜盈盈地说,您看!我一看,哟,《小记者佳作欣赏》。我问,这书好看吗?老师们说,好看,精品、经典、精彩。家长们说,好看,学生写、写学生。学生们说,好看,我们都喜欢它。说罢,就咯咯地笑。我也笑了。我说,让我也看看。

《小记者佳作欣赏》,是为纪念《周口晚报》创刊 10 周年,从《周口晚报<小记者周刊>》上发表过的大量作品中挑选出来的优秀之作,由李柏森、顾玉杰同志主编,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我一连看了三天三夜,才把它看完。我仔细数了数,这本书共分五篇,分别是:写人篇,97 篇作品;记事篇,102 篇作品;描景篇,93 篇作品;状物篇,57 篇作品;想象篇,64 篇作品;全书洋洋洒洒 413 篇作品,30 多万字。

最令我震惊的是“想象篇”中的诸多文章,写得新、特、奇、妙。虽然我与少年作者们是隔代人,虽然我已摆弄文字几十年,但我读过“想象篇”后,心诚诚服地说,少年们能想象到的很多事物,我却想象不

到;少年们能写成的很多想象文章,我却写不出来。常言说,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一代新人换旧人……真理啊!

很有意义。从思想上讲,或从政治上讲,很多少年作者写出的文章,很能教育人、启迪人、鞭策人。六年级学生张晴晴在《未来的我》中写道,我是一位高明医生,在月球上开个诊所,为各星球看病,一天,突然闻到地球臭气熏天,便问地球,你怎么变成了这样?地球一边咳嗽一边诉苦说,人们滥用化学物品……我立即为地球注射强心剂,清除垃圾污染,并建议宇宙警察去管理地球。四年级学生李佳音在《老虎摆摊》中写道,“唯钱是图”的老虎为了赚大钱,决定出卖自己,一根须 100 元,一个牙 200 元,一张皮 7000 元,一斤肉 1000 元,一身骨架 10000 元,最后,那一大堆钱却没有主人了。这些文章,能不令人感动、令人思索、令人醒悟吗?

很有意思。这是少年作者所写文章的最大亮点,充满了童真,洋溢着情趣。五年级学生史梦浩在《假如我会飞》中写道,假如我会飞,我会飞上那个广阔的苍穹,撷取那晶亮的星星,做成两串精美的项链,老师一串,妈妈一串……四年级学生胡央荷在《书包里的争论》中写道,铅笔、橡皮、钢笔、作业本都说自己功劳大,闹得很不愉快,书包则语重心长地说,你们功劳都

很大,缺谁都不可,只有相互协作,才能帮助小主人提高学习成绩,何必在这里争论不休呢。四年级学生王承旸在《丰收舞会》中写道,秋天到了,果园里的水果们要召开一个丰收舞会,于是大树爷爷、橙子奶奶、鸭梨大哥、石榴小弟、苹果小妹、猕猴桃阿姨、柳叶服务员,都穿着崭新的衣裳,唱啊,跳啊,说啊,笑啊,尽情地欢乐……这些文章,让人一读就想乐,仔细品品还想笑。

少年,正是天真烂漫的多梦季节,他们的笔下也流淌着绚丽美妙的彩色梦想。我看到了——吕绍涵《我的中国梦》、宋思源《我的歌星梦》、周航宇《我的教师梦》、王晴晴《我的作家梦》、陈诗佳《科学家之梦》、赵文慧《我的梦想》、李豫杰《美好的梦想》、周嘉欣《为了梦想,加油》……今天,虽然我还无法预测能从这本书里走出多少,但我坚信一定能够走出令人震惊的政治家、理论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……

春风和煦,春阳明亮。我爱不释手地捧起《小记者佳作欣赏》,读着读着,慢慢地,眼前长起一株一株桃树,朴朴楞楞,桃树越长越高大,越长越茁壮;桃树上,粉红粉红的花儿,一朵一朵地开了,朴朴楞楞,花儿越开越娇艳,越开越美丽……



《小记者佳作欣赏》,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分享悦读

## 多研究几个古字远胜读十部新书

——余世存先生谈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

■威尔焦

澄衷学堂的名气很大,培养了胡适、丰子恺、竺可桢等一批大师。我很多年前就听说过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,但并没真正看过。现在我已经拿到了这套书的再版,但严格地讲还未完整读完,只是查了一些感兴趣的字。

我觉得编者非常了不起,编书的态度非常开放,把西方科技知识融入了传统的中国蒙学教育中,并对中国文字源头进行了一种系统梳理,还原给大众。

这也是这套书的最有价值之处:用“新”眼光整理了“旧”文字。现在国内的人文教材都应向这套书看齐。



### 谈教育:“开发性灵”乃第一要义

“当代再无大师”,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现实。

这—是因为当代启蒙教育的缺失,另一个原因是民国人是“富家子”,他们的文化底蕴是富有厚实的,他们背靠中国文化,天然富有,既站在传统文化的肩膀上,又能接触西方文明,因此“中西汇通”。当然,民国从教者的人格独立性和学术独立性,也都比当代人踏实得多。

而我们当代人在精神气质、文化上是穷困的,我们是从零起步,是“穷人教育”。从“富人教育”到“穷人教育”,其中有历史的进步,但教育变得“粗浅”、民粹、意识形态化,教育本身发生了变异。现在的文盲肯定比以前少了很多,但何为“有文化”,何为“读过书”,这在东西方都是有讲究的。我们常说“知书达礼”,读过书的人应该是讲道理的。我们现在都不是文盲了,但很多人也都不懂礼节、不讲道理、不知廉耻,更无法无天了。所以要两方面看待问题,今天的教育带来的问题比以前更多。

不拿远的说,就拿当代教育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,我们也是远远不如的。这—是和政治因素有关,二是八十年代是民国的大师们最后一次站在历史舞台上。比如现在的“五零后”是在八十年代上的大学,他们的老师都是受过传统民国教育的,这些人的眼光和学识都是数一数二的,比如冯友兰、朱光潜等。而他们去世之后教育就断层了。

所以十几年前,一些大知识分子,如李慎之、钱理群等,都有在退休后去小学和中学做

教员的愿望,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应该从基础教育抓起,而现在完全颠倒了。

我们的基础教育跟文明的源头结合得并不好,读这套书时会非常有感触。不开玩笑地说,现在一些大学生都赶不上当年小学毕业的那批人,尤其是对于文字、文化、历史的领悟和理解。

当代语文教育和民国语文教育的主要差距,是教育宗旨。如今的教育并不是在真正贯彻教育理念,而是受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很重,或者可以用“时势权力”这个词来概括。这并没有回到教育本身,即把人培养成一个全面的人、丰富的人、对自家文化有历史感的人、对外来文化有开放眼光的人。《澄衷学堂章程》倡导“性灵说”：“启蒙以开发性灵为第一要义……不必过事束缚,以窒性灵。”意思就是对教育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。

如今,学生和家长也是“恶性循环”中的一分子,也参与了对教育的扼杀。我的一个八零后朋友,他的太太前不久坚决辞去了中学教师的工作,她觉得应试教育“让人窒息”。这很可怕。但更可怕的是,仍有很多人往“绞肉机”里挤。

但最近几年,我们的教育有重新走上正轨和复兴的趋势。我们的主流教育是“官学”,现在处于一种很糟糕的状态,但在民间和一些媒体平台,如微博和微信的朋友圈,如今都在进行一种“救援”工作。一些“私学”的兴起也是很好的补充。

### 谈新书:溯回文字本源,是一种修行

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如今时隔 112 年之后再版。用陈丹青先生的话来说:“现在的孩子能读到这部书,不知要有多开心了。”作为一个成年读者,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常用的小型工具书来看待。我近几年也对中国文字的研究很有兴趣,比如起源和原始用法,所以读这套书时有亲切感。

这套书的历史地位是无需质疑的,但其毕竟是一百年前所编。而一个世纪以来,考古及古文献研究方面都有长足进步,套用王国维的理论就是“二重证据法”和“三重证据法”都有巨大发展,但这些新的发现没有融入这套课本里,这是一个遗憾。所以我更希望这套书能起到一个“引玉”的作用,鼓励当今的有识之士编写出新的蒙学课本。

但遗憾并不等于缺憾。例如美国的一些大出版社,每隔五到十年就会请一些编辑和作家重新编写战争史,就是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材料、证据和观点产生,这对于历史才是一种客观补充,推动社会进步。所以再也不要树立

唯一的“历史权威”,我们永远需要新的解释和声音。

这套书毕竟年代久远,如今不论从内容到装帧都原封不动地进行再版,从现代读者的接受程度角度讲,一直我担心的问题。我不确定是否有人把它买回来就当做一种“书架装饰品”,或是当成礼品来送,但我还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对它感兴趣,我也相信如此。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确实在重新寻回我们的文字,如流沙河先生著的《白鱼解字》。

中国文字经过几千年的进化,不单用来表情达意,更有哲学、心理学、医学的韵味在其中。例如我说过,忘记的“忘”和忙碌的“忙”,都是把心丢了,所以才忘事,才会忙乱得不能安顿下来。中国文字是一座富矿,哪怕你只研究透几十个文字的来源和用法,也远比读当代几十部学术著作更有趣味,对人生有巨大增益。

溯回文字本源是一种进步,只要能把这些字的源头弄明白了,以后就可以自我学习,乃至自我修行了。